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四十四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襄王

二十四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二月己丑鄭伯捷薨謚曰文公子蘭嗣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許之冬十月己卯晉侯重耳薨謚曰文公子讙嗣衛侯不朝于晉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

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来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不聽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而東蹇叔哭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經曰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為交

即其廬帳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鄭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証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可益也

二十五年甲午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入險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

從者之淹居則備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伯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百里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齊大夫國莊子歸父聘於魯先軫言於晉侯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欒枝曰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二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以歸癸巳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晉侯歸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公使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初百里奚相秦有大功請老秦伯使爲五羖大夫終其身視其子也秦伯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孟明爲政作秦誓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兹黄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

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娟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狄侵齊魯侯伐邾晉侯伐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入狄師死焉曰吾自討也晉侯命其子且居將

中軍初胥臣過兾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以為大夫反自箕以一命命缺為卿復與之兾亦未有軍行八月魯侯朝於齊且弔有狄師十月乙巳魯侯申薨謚曰僖公子興嗣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經曰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

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悲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絰不稱君者俯過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兒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遂師

師伐邾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也益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乎王不撫其民而逺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録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寝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宫六寝路寝一小寝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寝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寝釋服是路寝治事之所也而小寝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宫為小寝曾子以諸侯有三宫則列國之制盖降於王其以路寝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寝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

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春二月王使叔服會魯葬其君僖公又使毛伯衛賜魯侯命晉侯既祥使

告于諸侯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
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伐衛圍戚取之魯叔孫
得臣來拜錫命衛人使告于陳陳侯曰更伐之我辭之
衛孔達帥師伐晉晉侯疆戚田魯公孫敖會之初楚王
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對曰君之齒未也而
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
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
太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崇曰享江芊而勿

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大事乎曰能八月丁未以宫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乃縊謚曰成王商臣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魯公孫敖聘于齊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經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

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于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

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凡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于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終從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衣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於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亦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也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誡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爲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其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天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矍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

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肯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芉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借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二十七年秦孟明師師伐晉晉侯禦之箕之役狼瞫為右先軫黜之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

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子姑待之

冬十二月甲子秦晉戰于彭衙狼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秦師敗績孟明歸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丁丑魯始作僖公主晉人討于魯以其不朝也

魯侯如晉春正月乙巳晉人使大夫陽處父盟魯侯而恥之夏四月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魯公孫敖會盟于垂隴謀討衛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晉魯

不雨自去年十月至於五月六月丁卯魯禘于太廟躋

公夏父弗忌為宗伯曰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有

司曰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

自玄王及主癸莫若湯自稷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

廟未嘗躋湯與文武也弗忌不聽君子以為失禮禮無

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詩曰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謂后稷親而先帝也問我諸姑遂及伯

姊謂姊親而先姑也展禽曰祀順以逆不祥莫大焉展禽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季孫行父欲尊美僖公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焉駉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郊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

容也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才多材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作作始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有駜三章章九句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有駜有駜駜彼乘

黃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青驪曰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歲其有豐年也泮水八章章八句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

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有聲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色温潤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茆鳧葵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屈收醜衆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囚拘也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武貌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觩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頌僖公能復

周公之宇也閟宫有侐實實枚枚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宫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業也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齊也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虞誤也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騂赤犧純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

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膺當承止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鳧山

也繹山也宅猶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魯南鄙西鄙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孔曼且碩萬民是若經曰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

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興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

晉士縠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為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

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公子遂如齊納幣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二十八年冬十一月晉人宋人魯叔孫莊叔得臣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三月王子虎薨謚

曰文公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楚息公子朱圍江秋雨螽于宋晉人悔其無禮於魯也請改盟魯侯如晉冬十月巳巳晉侯及魯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子朱而還經曰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潰民逃其上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與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不

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官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矣輕重之權失矣

秦人伐晉

按左氏秦伯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損德之修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遂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連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徼四境屯禦守戍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四十五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襄王

二十九年魯逆夫人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其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晉人以孔達衛之良也免之狄侵齊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

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衛甯武子俞聘于魯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九月壬寅魯僖公之母成風薨秦伯用由余之謀

破西戎取國十二開地千里王使召公過賀秦伯以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經曰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論也禮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忘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作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

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

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塟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三十年冬十一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正月辛亥魯葬成風召昭公會葬魯公孫敖如晉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

嬴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經曰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係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物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馬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發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

君成風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之宮而羽數特與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薨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使召伯來會葬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人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又使卿會葬恩數有加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倫發法甚矣再不稱天所以示民戒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三十一年晉侯蒐于夷舍二軍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使狐

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成季之屬也至自温言於晉侯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改蒐于董易中軍趙盾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許塋其君僖公曾臧孫辰以陳衛之睦也曰宜求好於陳季孫行父聘於陳且娶焉秦伯任好薨謚曰穆公子罃嗣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秦

國風六篇曰黄鳥三章章十二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交交黄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黄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子車氏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臨其穴惴惴其慄惴惴懼也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殲盡良善也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防比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君子曰秦穆之不得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儀表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魯季孫行父如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六月乙亥晉侯驩薨謚曰襄公大臣以世子夷皐少國家多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狐射姑曰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盾曰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止蔑曰夫人世子

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不聽八月魯仲遂如晉晉塟其君襄公晉孤射姑怨太傅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處父晉殺續鞫居射姑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射姑戮臾駢駢之人欲盡殺賈氏臾駢曰吾聞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親扞送之閏月魯侯朔于廟而不告朔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

時政也何以為民經曰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耶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

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禄榮身不忠之行以誤朝廷國者必此佞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之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三十二年冬魯侯伐邾春正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二

月宋公王臣堯謚曰成公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宋人殺之立成公少子杵臼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公之弟也公即位而葬秦伯送公子雍于晉襄夫人穆嬴日抱世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

立世子夷皐以禦秦師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及堇陰

蒯得犯命克奪其田盾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

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必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

之善謀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狄侵魯魯告于晉晉人因狐射姑問狄且讓之狄人

問趙衰趙盾孰賢賈對曰趙衰冬之日盾夏之日也齊

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

侯立故魯侯後至徐伐莒莒人為徐人伐之故請盟於

魯魯公孫敖如莒涖盟初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巳生文伯其娣聲巳生惠叔戴巳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巳辭則為襄仲逆聘焉是行也因為襄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兵作於内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晉郤缺言於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眉悅歸匡戚之田于衛經曰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敗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發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發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狄侵我西鄙秋八

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具不名者見大夫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情事多廢缺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三十三年秦人伐晉取武城秦國風六篇曰晨風三章章六句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鴥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今則忘之矣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棣唐棣也檖赤羅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六月戊申王崩謚曰襄王子壬臣立晉人討扈之盟于魯八月壬午仲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乙酉遂會伊雒之戎盟于暴魯使公孫敖如周弔不至而復以幣奔莒從巳氏魯有爨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宋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公黨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

司馬卬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效節於府人出奔魯晉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曰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放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放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巳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御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放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欲之方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卬卬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司不選衆槩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故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見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頃王

元年毛伯衛求金于魯魯夫人如齊晉箕鄭父等使賊殺中軍之佐先克十二月魯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正月魯夫人歸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王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王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晉趙盾宋華耦魯仲遂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伐侵齊六月曹伯襄薨謚曰共公子壽嗣

夏楚人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七月癸酉魯地震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而懼乃及楚平楚王使子越椒聘于魯秦人歸魯夫人成風之禭曹葬其君共公經曰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改成法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

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盖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

未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

妾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慕向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秦人歸禭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禭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禭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二年甲辰春正月辛卯魯臧孫辰卒謚曰文仲孔子論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秦伯伐晋取北徵楚工尹鬭宜申與仲歸謀殺楚王事泄被誅魯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五月魯及蘇子盟于女栗王立故也狄侵宋陳侯鄭伯會楚王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王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

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經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而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楚殺其大夫宜申按左氏宜申與仲歸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首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

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共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叛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三年楚王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魯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曹伯朝于魯魯仲遂聘于宋復蕩意諸因賀楚師之不害也秋鄋瞞侵齊遂伐魯叔孫得臣追之八月甲午

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經曰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者之于策後亦無所攷矣

四年郕伯甍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更立君冬十一月朱儒以夫鍾與郕邽奔魯魯以諸侯之禮逆之杞伯朝于魯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十二月庚

子子叔姬卒羣舒叛楚楚令尹成嘉執舒子平及宗子圍巢滕侯朝于魯秦伯使西乞術聘于魯且言將伐晉秦國風曰無衣三章章五句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澤也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作起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往也秦國風終十篇曰權輿二

章章五句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秦伯為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趙盾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敵至不擊將何俟以其屬出冬十二月戊午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初趙盾薦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故諸大夫賢

宣子僖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經曰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令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比輕重之權衡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五年春三月壬午陳侯朔薨謚曰共公子平國嗣楚人不禮焉遂行戍于晉趙盾謂諸大夫曰范會在秦狐射姑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缺曰射姑罪大士會有恥不犯其知足使也士會遂歸其處秦者為劉氏初邾子蘧蒢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三月薨謚曰文公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二妃晉姬生捷菑邾子以貜且為嗣捷菑奔晉魯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五月

魯大室屋壞魯侯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狄侵衛冬十月己丑晉侯魯侯盟魯侯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楚王商臣薨謚曰穆王子旅嗣經曰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大室屋壞

大室周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大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六年王崩謚曰頃王子班立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於諸侯魯使之弔邾喪也不敬邾人伐魯南鄙魯叔彭生帥師伐邾齊侯元妃魯子叔姬無寵生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三月乙亥齊侯潘薨謚曰昭公舍為嗣夏四月癸酉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新城同外楚也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公孫敖之奔莒也魯人立其子文伯穀穀疾病請曰穀之子弱請立弟難也文伯卒魯人立惠叔難敖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甲申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商人弑舍而讓其兄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遂定商人宋高哀為

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奔魯魯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經曰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狄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荊楚僭王若與同好假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惡氣所生闇亂

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悔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遷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

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也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恃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

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殺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欺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皇王大紀卷四十五

皇王大紀卷四十六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匡王

元年冬魯季孫行父如晉春正月宋司馬華耦如魯盟其官皆從之魯侯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曹伯朝于魯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寘諸堂阜難毁以

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慶父仲遂欲勿哭叔彭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仲遂哭之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魯鼓用牲於社古者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也齊人懼諸侯之討且憚單伯之守正也遂歸之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齊人侵魯西鄙季

孫行父如晉九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陳侯曹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魯侯以有齊難故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而經不書者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十月齊人歸魯子叔姬齊侯侵魯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以討其朝于魯季孫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已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是歲蔡莊侯甍子申嗣經曰十有五年春季

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棄者故傳載其承命亟旅之詞而經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

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誅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午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貴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後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不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

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二年春魯將及齊平魯侯有疾使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魯侯四不視朔使仲遂納賂於齊夏四月戊辰盟于郪丘六月辛未魯僖夫人聲姜薨魯人毀泉臺有蛇自泉宮出故毀之楚王之即位也少政在潘崇聲色是好令曰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飛將冲天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王淫樂益甚蘇從請諫王

曰不聞令乎對曰好樂者多求多求而民怨令又因之以饑饉加之以軍旅國亡無日矣時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啓王聞從言起執其手出而坐朝誅阿諛大臣五舉處士六任伍舉蘇從以政謀從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楚王乘馹會師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王盟遂滅庸宋公之弟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已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宋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於是蕩意諸復為司城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

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九月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鮑襲位趙盾請於晉侯曰宋人弒君反天理逆民則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經曰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六

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大饑戎與羣蠻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政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

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三年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宋人行賂師立文公而還二月癸亥魯葬僖公夫人聲姜齊伐魯西鄙仲遂請盟夏四月癸未齊侯魯侯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會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

伯許男曹伯于扈將為魯討齊取賂而還鄭伯曰往取
賂於宋又取賂於齊晉不足與也魯侯有齊難故不會
晉侯不見鄭伯鄭公子歸生與趙盾書曰寡君即位成
陳蔡一朝于襄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
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遂受盟于楚魯仲遂

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覲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先大夫臧文仲曰民主偷必死經曰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田常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則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

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四年魯夫人姜氏生世子赤及公子視二妃敬嬴生公子接敬嬴嬖而私事襄仲遂以其子屬焉故遂欲立接叔彭生不可乃立子惡十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薨謚曰康公子稻嗣齊侯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三月戊戌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

扑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起弑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夏四月癸酉魯葬其君文公魯仲遂叔孫得臣如齊請立公子接齊侯新立欲親魯許之仲遂歸八月殺子赤及視以君命召叔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夫人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遂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

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季孫行父如齊莒子生世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國人弒之諡曰紀公僕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之邑季孫行父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曰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使司寇出諸

境經曰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

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誅息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

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冬十月子卒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備矣夫人姜氏歸于齊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

則知其非見絶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首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五年魯仲遂如齊逆女春正月以夫人姜氏歸魯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其子克齊侯會魯侯于平州仲遂如齊拜成魯人以濟西田為賂于齊邾子朝于魯楚王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趙盾于棐林伐鄭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晉人乃還晉欲求成于

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黄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公子遂如齊逆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亦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援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

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凡弟出主君夫人撓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

室輔猶室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於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人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

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狄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此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發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

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絕於諸侯之討則中國遂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令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而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

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缺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令若書救宋則興刑泰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之事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輕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趙穿帥師侵崇

崇在西方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讒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

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也

晉人宋人伐鄭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救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戰則何以伐人矣

六年甲寅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秦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宋衛

陳三國之師侵鄭楚鬭椒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
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
其疾乃去之晉侯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將諫士季請先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季稽首曰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社稷之固矣豈惟羣臣
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
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嘆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公介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盾出奔秋七月乙丑趙穿弑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

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盾使穿逆文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謚先君曰靈公晉自驪姬之亂無公族至是始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八月乙亥王崩謚曰匡王弟瑜立經曰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

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逺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

避乎鬭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彖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於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憯乎意令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

濟唱誅者賈充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予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傚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幾希歟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皇王大紀卷四十六